

她兴致勃勃地对丈夫解释自学所得，过了一会儿，小柯眼神的焦距已经不在她的脸上，他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，又是非常耐心的表情。他的内心独白，不说罗丹也能猜到——又是哪个闺蜜告诉你的偏方是吧？流产以后，小柯对自己的态度就是这种迁就，把自己当作小孩子。想到这里罗丹就很不开心。

小柯真的不想听老婆大讲什么生理学原理，女人怀孕生孩子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，哪里需要科普。但是不听罗丹的科学原理，好像就不行，罗丹明显地不高兴，一晚上都不跟他说话。自从去年夏天罗丹第二次小产，家里气氛就变了，罗丹易怒，说着说着会委屈地哭起来，小柯说话都得小心翼翼，老母鸡都能抱窝这种玩笑是不能再说了。连他跟父母打电话，都得趁着罗丹不在家的时候。否则老母亲那大嗓门，推荐儿媳妇补这个补那个的圣旨，从电话里传出来，罗丹要是在同一间屋里，她总能听到个大概，听到了她又会不开心。

他老父母是无锡郊县的菜农，大哥接手后开了一家蔬菜供应公司。除了种菜，还包了几十个池塘养淡水草鱼。每年春夏一条鱼能出千万个鱼籽，鱼籽又能孵出上千个鱼苗，都是他从小亲眼见过的。老母鸡能做到，鱼能做到，为什么到了罗丹那里就那么难呢？

流产够坏的了，最可怕的是流产以后家里难堪的气氛，以及需要时时安慰，陪小心的老婆。一想起这些，小柯心里的恐慌感像夏天的乌云，先是一小块，很快起风了，天上的云越聚越多，转眼就是乌云密布。罗丹比他大一岁，过了十一月生日就三十一了。年龄像一颗定时炸弹，三十一这个数字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想道破又时时刻刻想到的。连每周给父母打电话，父母那边都吞吞吐吐，想问也不敢多问，说来说去都是鱼籽、鱼苗，你们要是在无锡就好了，丹丹做月子鲜鱼有的是，鱼汤特别下奶，说到这里老母亲突然打住话，在沉默片刻以后，老爸爸接过电话，转到别的话题上。老爸爸老实巴交，说来说去都是“那个那个”，半天说不清楚，小柯知道他想问什么，但小柯自己对“那个”也没有答案。

小柯想到这里就特别烦躁，虽然他的头脑知道罗丹是流产的那一个人，但他的身体不听使唤，他的身体对罗丹的哭哭啼啼充满了怨念——他要强迫罗丹，要狠狠地把她丢在床上、地板上，甚至压在厨房的餐桌上，厕所湿漉漉冰冷的瓷砖地上……他想要的就是暴力，



插画 / 苏向宁

要把在身体里横冲直撞的无名火发出来，打击在罗丹的身体上。那具苗条细弱、白皙柔软的胴体，多么无用，不成事的器官！他要狠狠地厮打，压榨，咬噬，把这美丽破坏掉，把她变成一个残破的普通的黄脸婆，油腻，肥胖，不读书也没时间读书，生好多个孩子。这个念头这大半年里经常浮现，把他自己都吓住了。他偶尔发现，自己不是人，而是一头野兽，比如豹子。小柯作为好丈夫的责任，就是把这头身体里的豹子管理好，不让它逃出来现行。要是真把罗丹吓跑，他也完了。

小柯在淋浴的热气腾腾中，摸着自己的身体，像安慰一只气喘吁吁的野兽，突然他想出一个办法，绝对可以增进夫妻感情，说服罗丹去看医生。

洗漱完，换上睡衣，坐在床头，拿耳温计给自己测了体温。罗丹把体温的数字填进日历上那一天的空格里，空格上方已经有另外一个数字，那是早上测的体温数字。填完之后，她数数日历上的那些数字，在脑海中复习一遍书上说的体温曲线波动的内容。然后把笔和日历扔进床头柜下的抽屉里。夜柜上放着一本